

欣見礦冶同學拾頭

苦雨

自入交大礦冶系，就覺足一肚子氣，咱們人數不如人，教室不如人，臥室不如人……一切都似仰人鼻息，無足輕重勢的，待讀完了那四年課程，又落得一個「礦冶系同學得樣樣都懂，可是就樣樣都不懂」的譏評。畢業後，管理系的同班同學寫信告我：「弟也不才，忝任站長，望……」，咱却在深山僻壤中與土匪對仗，及到臺灣金瓜石，有電有水還有海濱浴，總算登了天堂，不期而聚者，礦冶系同學竟有十六位之多，但每次同學會在臺北集會，都靦腆不想出席，因為同學會一年還輪不到一次的捐贈獎品，咱們照例是打金銅礦務局秋風，銀筷子兩雙，欲自家掏荷包，「心所願也，力不從焉！」於是礦冶系同學雖多經國濟世之才，却變成了沒沒無聞。

頃接國內十一月五日聯合報航空版，見有一條消息：「經濟部礦業司司長吳伯楨昨日表示……」又有「赴菲參加聯合國亞細亞礦業立法與行政研討會的我國代表吳伯楨、馮大宗、及盧善棟等昨日下午二時返抵臺北。」又同時巧得蕭克長同學夫人致內子書：「

馮兄儀表頗與吳兄相仿，言談簡闊，沉着老到的了。雖然當吾離國時，正值馮兄方留學歸國，往上爬哩，早就料到他非池中物，此次三人同去代表吾國，賽過諸葛亮，相輔相成，正該如此，記得在金瓜石，吾好不容易熬上十年，混到一個廠長職位，給老龍一個副的，他却與吾鬪氣，——同為湖南人也——結果，不到一年，垮了，多書生氣，深嘆金瓜石老同學中如龔遂如、陳耀芬、林浚泉、蕭克長諸學長之「躬耕南陽」，只待「三顧茅廬」之氣息太重，今見吳、盧、馮、蕭四兄之漸露頭角，不禁欣然而喜，舉筆恭賀。

寫到這，讀了一遍，又覺患了老毛病，——太真實——不知編者登也不登，寄也不寄，若真個登了想寄，何不請用航空寄。要咱捐款，可還沒輪到我的份，如照價收航空郵費，吾却無法賴皮的，聖誕新年在即，謹祝諸學長康樂平安，阿門！

編者按：非常抱歉，巴西羅學長是最愛護友聲的學長之一，不久前來信說年餘未收到友聲，閱之大驚，經向負責分寄郵件者探詢，始悉年前寄去退回，再審視來信地址未變，研究再三，恐係郵寄表更新時打字之誤，已即予補寄，水路遙遠，想仍未遞到，編者已專函致歉，拜託羅學長原諒，並懇祈一本初衷，繼續愛護友聲，多賜南美消息為盼。

克長公差去澳洲，定十一月六日返臺，相離雖只兩月，思念彌切，將趕去臺北飛機場迎接他一下。」真是喜訊頻頻，礦冶同學終見漸漸拾頭了。

吳兄大名，想無論國內國外，同系別系，老大哥姊或小老弟妹，對他都不陌生。吾因有次見到唐鏡文學長寫了一篇張裴伉儷正傳，因興也就寫了篇續集，以後就沒見「友聲」寄來，不知是「友聲」編者見吾筆沒遮欄，故意不寄，抑是郵誤，總之，吳兄昇到礦業司司長，吾却還是第一遭聽見。雖然十數年以前，因辦理出國手續，必經礦業司，見那時七十幾歲的李老司長那種慢條斯文的勁兒，早就想自己當經濟部長派吳兄當司長的。因為第一次與吳兄在臺見面，是一次同學會的校歌演習會上，由他指揮，高高個兒，嗓音宏亮，雖滑頭而不油，雖充滿自信而不顯得驕傲，早就曉得是個人才。雖然司長官位不太大，這次在報上表示的也沒表示一個什麼玩意兒出來，但比吾低三班，該還沒五十歲吧，前程似錦哩！

至於盧兄的文章與賢內助，早在友聲上海目共賞

徵信誌謝

(一)友聲基金

王安 美金 五〇〇元
壽園 港幣 五〇〇元
陸孝 美金 二〇〇元
張達 美金 四〇〇元
周克 臺幣 三〇〇元

(係出售校慶保留之義賣品
王享齡捐贈之摩托車膠帽)

(二)友聲印刷費(廣告)

王崇樹 壹幣 一、〇〇〇元

(三)五十八年聯誼會費用(廣告)

王德茶 壹幣 二、五〇〇元
繆超鳳 壹幣 二、五〇〇元
殷顯五 壹幣 五、〇〇〇元

(四)圖書館建築費(交大收存)

王安 美金 一五、〇〇〇元
孔金 美金 一〇〇〇元

(五)會費

蔡奕文 壹幣 二〇〇元